

中国文学佳作选（2022）

散文卷

王晓君 主编

刘亮程《大白鹅的冬天》

十 梅《西陵峡口的江豚家族》

赵丽宏《现在怎么花钱》

傅 菲《孤岛上的人》

祝 勇《夜坐》

池 莉《流氓》

朱 鸿《一言》

蒋建伟《唱歌的麦田》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文学佳作选. 散文卷. 2022 / 王晓君主编. --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23.10
ISBN 978-7-5075-5852-4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2023)第174116号

中国文学佳作选·散文卷 (2022)

主 编: 王晓君
策 划: 胡 子
责任编辑: 郭俊萍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bcs.cn>
投稿邮箱: hwcbcs@126.com
电 话: 总编室 010-58336239 责任编辑 010-63421256
 发行部 010-58336267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90 千字
版 次: 202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5852-4
定 价: 48.00 元

出版前言

本书精编精选 2022 年国内最新发表的代表性散文佳作 40 篇，从不同角度反映现实生活。或客观叙事或心灵探索，或深挖历史传统文化或打开地域人情眼下生活。均能瞄准特定题材架构故事，以流畅语言驾驭充沛情感，展示了当代作家的散文创作力量。仅以题材作不严格分类，不完全罗列如下。

生态环境改善：《西陵峡口的江豚家族》《大白鹅的冬天》《胡兀鹫》；传统节日礼仪或中国人品格：《季节里的中国原理》《与自然心领神会》；人间情味：乡愁《每个人的傍晚都驻着故乡的晚霞》《半瓢月光》《千峰过尽是故乡》，亲情《父亲是条鱼》《七月晚餐》，爱情《剪花人》，感恩《一言》《在僻巷小馆，把酒言欢》《想陪您喝杯普洱茶》，边地风情《野菊花》，“一带一路”沿线建设故事《尼日尔河落日》；特定人群生活写照：《孤岛上的人》《流氓》《在山海之间破晓》《同龄人的关键词》；地域历史文化：《火边子牛肉复哀吟》《姚家胡同，散原先生》《朱熹的武夷往事》《欸乃一声山水绿》《黄河二碛观澜》；个人精神成长：《孤窗》《夜坐》《就像迷宫一样》《你是不是一个穷人》《童年即景（三题）》；现实变迁：《汽车的缅想——时代变迁侧记》《现在怎么花钱》；等等。

这是华文出版社出版年度散文佳作第五年。所选的文章都是在当年重要文学期刊发表的力作，在选入本书过程中，为系列图书出版之统一和规范考虑，对某些篇章的字词、文句作了适当修改，特此说明。

编者选者弘扬时代旋律，力求题材上丰富多样，从最大程度上反映我们国内年度散文的创作实绩。感谢您，在忙碌时代保存着文学的热爱，倘这种集约、小巧的方式能给您带来一丝方便和慰藉，则是我们最大的欣悦。不足之处，还请包涵。

目 录

- | | | |
|-----|-----|----------------|
| 1 | 叶 梅 | 西陵峡口的江豚家族 |
| 8 | 刘亮程 | 大白鹅的冬天 |
| 15 | 穆 涛 | 季节里的中国原理 |
| 25 | 朱 鸿 | 一 言 |
| 29 | 程璎眉 | 每个人的傍晚都驻着故乡的晚霞 |
| 41 | 阙亚萍 | 剪花人 |
| 48 | 王 族 | 胡兀鹫 |
| 52 | 了一容 | 野菊花 |
| 64 | 贾志红 | 尼日尔河落日 |
| 80 | 熊育群 | 与自然心领神会 |
| 85 | 祝 勇 | 夜 坐 |
| 95 | 池 莉 | 流 氓 |
| 105 | 沙 爽 | 孤 窗 |
| 108 | 麦 阁 | 就像迷宫一样 |
| 112 | 苏 南 | 父亲是条鱼 |
| 120 | 傅 菲 | 孤岛上的人 |
| 132 | 淡巴菘 | 在僻巷小馆，把酒言欢 |

137	董晓奎	想陪您喝杯普洱茶 ——怀念文坛师友王晓峰老师
144	余庆	火边子牛肉复哀吟
149	碎碎	你是不是一个穷人
152	南帆	被 盗
158	沈念	长路与短句
165	向迅	七月晚餐
172	汗漫	在山海之间破晓
183	全秋生	姚家胡同，散原先生
189	刘星元	同龄人的关键词
201	冻凤秋	你的样子
205	宋长征	童年即景（三题）
212	马克	为了精彩一刻
215	赵丽宏	现在怎么花钱
217	张楚	众生的回响
221	张庆和	“天上王城”纪王崮
224	南翔	汽车的缅想——时代变迁侧记
230	张晓平	朱熹的武夷往事
236	杨云	欸乃一声山水绿
242	王丽梅	黄河二碛观澜
245	张远文	半瓢月光
251	马卡丹	千峰过尽是故乡
253	吴云涛	茶 娘
255	蒋建伟	唱歌的麦田

西陵峡口的江豚家族

叶梅

已是立秋之后的日子，但太阳还是火辣辣的，走在西陵峡口的山道上，片刻就大汗淋漓。稍驻足，透过小道旁的灌木枝叶，可以看到长江平静的水面，在阳光下闪动着丝丝缕缕的银钱，那是微微荡漾的水波纹。偶尔，会有一串串突然冒起的磨盘大的浪花，像率性盛开的白莲，又仿佛还带着咕嘟嘟的声响，此起彼伏，让人的目光不由得久久追逐。

我猜想，那不时激起的水花，会不会是人们喜爱的江豚，过去俗称“江猪”的，在这临近古城宜昌的长江之水中游动徜徉而起？那从2500万年前活到如今的长江精灵，多年前濒临灭绝，但近几年又出现了，据科学家们考证，在这西陵峡口的长江水域，就生活着江豚的两个家族，它们时隐时现，在江水中摇头摆尾，给人们带来无比惊喜。

江豚是一种古老的鲸目、鼠海豚科水生动物，该属动物共有两个物种：一种生活在沿海水域，靠近海岸线的浅水湾、红树林沼泽、河口等地，分布于西太平洋、印度洋、日本海和中国沿海等热带至暖温带水域；另一种则在长江流域，是经科学家多年研究之后，于2008年建议将窄脊江豚，即长江江豚与印太江豚分为两个独立的物种的。2018年4月15日，中国和美国科学家又在著名的科学杂志《自然通讯》上正式发表论文，称长江江豚与印太江豚之间存在着显著而稳定的遗传分化，因此可以将长江江豚认定为独立物种，也是唯一全生活在淡水的江豚物种。

实际上，长江两岸的人们早就熟悉这可爱的生灵，都习惯叫它们“江猪”，娃娃们还在后边加一个“子”，叫“江猪子”，更显亲昵。我从小多次乘船经过长江三峡，就时常看见在船尾的激流中欢游的江猪子，它们追随着开足马力的轮船，箭似的穿过波浪，顶浪而行起伏不止；不时蹦跳出水面，一边晃动着圆头，一边还会张开大嘴往外喷水，逗趣似的喷出老远，引得船上的娃娃们拍手叫好。那时的江猪并

不惧人和船，靠着船舷便能清楚地看见它的模样，圆头大脑的，向前凸出的额头，短而阔的嘴，几乎眯成一条缝的小眼睛，胖乎乎的身子，分成两叶的大尾，通体为蓝灰色，比大人摊开双臂还要长，体重一定会有好几百斤吧。“江猪子”长相富态，天生带喜，娃娃们没有不喜欢的。

聪明的“江猪子”能达到四五岁孩子的智力，能发出两大类声信号，用于探测环境和捕食，联络伙伴，有趣的是有时像羊叫，有时又像鸟鸣。它呼吸时仅露出头部，尾鳍隐藏在水下，然后呈弹跳状不时潜入水中。如果即将发生大风天气，气压变低，“江猪子”的呼吸频率就会加快，为获得足够的氧气，它会将头部高高地露出水面，朝向起风的方向“顶风”而行，头一点一点的，江上的渔民称之为“拜风”。人们可从“江猪子”拜风得知天气的变化，避开风险，顺应天气来安排江上的活路，每当此时，都会对“江猪子”心存感激呢。

显然，江豚从那么久远的年代存活下来，一定是经历了漫长岁月中的无数考验，岸谷之变，沧海桑田，好在长江这条母亲河自远古以来不停地奔流着，依恋长江的江豚也因此成为最能应对大自然变幻的生灵之一。它对水温没有苛求，从严寒到来的低温到炎热的夏季，流动在南方的长江提供的4~20℃之间，它均能够生存；它对食物也很大度，大鱼小虾都能果腹，活得很皮实；它跟人类的相处也早已是千年万年，习惯了江上的白帆、行走的木船，一代又一代的，除了在水中吃食、嬉戏、繁衍生息，性格顽皮而又善良的江豚与人类长相厮守。

二

然而，自20世纪末以来，人们担忧地发现，由于工业化的不断演进扩展，长江生态环境污染和航道整治、挖沙活动，过度捕捞，密集的船舶运输，耸立的大坝对鱼类洄游产卵通道的阻隔，等等，长江流域水生动物的栖息地受到严重挤占，且水质变坏。渐渐地，被称为长江水生动物活化石的白暨豚已不见踪影，中华鲟、长江鲟日渐稀少，就连往日追着船儿欢跳的江豚也了无踪迹。

一连几天，我在宜昌采访，多次与生态环境系统的科技人员交谈，他们在谈到这些珍贵的水生动物时，面色凝重，甚至眼眶湿润，闪着泪光。

要知道，白暨豚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由陆生动物进化而来，是世界上所有鲸类中数量最为稀少的一种，也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小型淡水鲸。奇特的是，它似乎跟鸟有着因缘，身体呈纺锤形，吻部却恰似鸟喙般向前伸出，又窄又长，吻尖还向上翘着。往年它一直生活在长江中下游及与其连通的洞庭湖、鄱阳湖、钱塘江等水域

中，通常会结伴而行，成群结队。长江曾是它们自由的王国，惊涛骇浪恰是它们的最爱，它们喜在水深流急之处舒展，也常在晨昏时游向岸边浅水处进行捕食。它们吃少量的水生植物和昆虫，寿命可有 30 多年。但近些年，这些长江的骄子却不知去往何处。

我曾于 20 世纪 80 年代几次在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见到“淇淇”，它是 1980 年 1 月在长江与洞庭湖交界处被渔民捕获的，此后成为唯一被人类长期饲养的白鱈豚。淇淇那时只有几岁，正是活泼好动的少年，不管有多少人围观，它自在池子里欢游。人们已经懂得它的珍贵，饲养它的科技人员费尽心思，想为它寻找伴侣，延续后代，但几经努力都未能成功。眼看着时光飞逝，淇淇终究老去，终于 2002 年 7 月寿终正寝。从此，人类再也没有见到活着的白鱈豚。

2018 年 11 月 14 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更新发布，暂未确认白鱈豚灭绝，保持原定评级“极危”。但事实上，在白鱈豚生活的长江中下游，从宜昌到南京、上海，中外科学家已经联合几次进行沿江拉网式探测，采用了一系列高科技观测技术，然而都未能发现白鱈豚的丝毫踪迹。

尽管如此，所有的人仍然都不甘心确认“灭绝”一词。一年年，一天天地，期待着奇迹的出现。

同时，人们又不由得忧心忡忡，一年年，一天天地，还有多少生物在远离这个世界？

从遥远的年代，当人类还如同鱼类一样，懵懵懂懂的，在茫然的混沌的世界里摸索时，它们都已经存在了，白鲟、中华鲟、长江鲟……它们的生命甚至还要早于人类。中华鲟所属的鲟鱼类都是在距今约 1.4 亿年的中生代末期的上白垩纪出现的，但如今鲟鱼成为鱼类中最濒危的类群之一，63% 的种类处于极危状态，其余的也受到威胁或处于易危或濒危状态，因此，现生的鲟鱼类均被列入红色名录。

《周礼·天官》中有“春献王鲔公”的记载，古人就把中华鲟称为王鲔。中华鲟是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是鱼类的共同祖先——古棘鱼的后裔，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享有“长江鱼王”之称的中华鲟，有着非同一般的洄游壮举，它们平素生活在长江口外浅海域，夏秋两季洄游，历经 3000 多公里的溯流搏击，长 1~2 年的跋涉，来到长江上游金沙江一带产卵。待到幼鲟稍稍长大，便又携带它们去往东方的大海，最长寿命可达 40 岁。它们就这样世代在长江上游出生，又在大海里成长。

还有长江鲟，原本是长江中上游十分常见的鱼类，同中华鲟可称近亲，它的洄游产卵地选择的是宜宾一带的长江干支流，过去曾在渔业捕捞中占有很大比例，自

20世纪末以后，数量也急剧下降，越来越少见。中华鲟、长江鲟、长江白鲟等，都被列为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野外灭绝（EW）级物种、《国际濒危动植物贸易公约》（CITES）附录Ⅱ保护物种。

长江大保护，时不我待。水生动物大保护，时不我待。

不是一年年，一天天，而是时时刻刻，分秒必争。

2016年，在重庆召开的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为长江治理开出了治本良方，提出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长江来到宜昌，又提出“首先立个规矩，把长江生态修复放在首位，通过立规矩，倒逼产业转型升级”。

长江以及江中的鱼儿们应该庆幸，不久又有了“十年禁渔”。

在谈到有关保护长江的话题时，宜昌人都会有掩饰不住的激动，在连续多天的采访中，我见到的不仅有生态保护的专家，还有化工行业的工程师、江边花园的设计者、从前在江上捕鱼的农民，等等，他们说起近十年的生态治理来几乎都是滔滔不绝。

位于长江上、中游分界处的宜昌，可以说是长江干道生态最为显著的典型环境，在宜昌境内长江径流232公里，拥有岸线536公里，是长江重要的生态屏障。因为有全国闻名的丰富磷矿资源，加之紧邻长江黄金水道，宜昌一度陷入“化工围江”困局，有目共睹的是江边布满化工企业，一年四季气味刺鼻，积灰难除，沿江居民说，常年不敢开窗晒衣。

人们还说，这里的化工产业让当地人又爱又恨，爱的是，化工是宜昌第一个产值过千亿元的产业，解决了大量就业问题，恨的是，粗放的生产方式威胁着长江生态和人民生命安全。壮士断腕刮骨疗毒，宜昌在长江大保护的时代呼唤下，打响了化工产业转型攻坚战，从“怨”到“愿”，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的传统生产工艺，新建产品附加值更高的离子膜烧碱项目，企业实现了工艺、产品、设备和管理“四大升级”，脱胎换骨，凤凰涅槃。我们来到一家全国闻名的大型化工企业，见到的是绿树环绕，洁净的厂区，闻不到任何刺鼻的气味，让人不敢相信这是一座化工生产的基地。

宜昌素称“水电之都”，经过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在这秀丽的长江三峡的西陵峡口，大江与城市、人与自然是如何和谐共存，人们不得不加以新的思考。宜昌与三峡集团签署了《共抓长江大保护 共建绿色发展示范区合作框架协议》，合作推进水生态修复、水污染治理、水资源保护、水安全保障“四水共治”，从上游到下游、从水里到岸上，通盘考虑，多管齐下。全面推进码头拆除整治工作，累计取缔

拆除码头 216 个，减少 2/3 的码头，恢复岸线 39 公里，复绿 1213 亩，岸线资源集约利用水平明显提高。

取缔的码头植树复绿，留下来的码头进行规范化的改造升级，人们看到，如今的码头更像花园，作业区仅占 1/3，四周种满了红叶石楠、香樟等绿色植物，码头堆料场安装了自动喷淋器和除尘器，可以随时进行无尘处理。还建有防风抑尘墙、封闭式传输带，让昔日一路尘土飞扬的砂石悄然直达装卸区。生产岸线已蝶变为绿色岸线、景观岸线，经过生态修复和治理，一道道具有长江特色的滨江长廊已然形成。

而紧随时代的还有长江岸线资源信息系统正式上线，该系统标志着宜昌港口岸线率先进入“互联网+动态监管”新时代，率先实现岸线信息矢量化、港口档案数字化、“多规合一”可视化，为打好长江大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奠定了基础。运用“互联网+视频监控”等新型技术手段，为生态防控布下了天罗地网，手机 App（应用程序）移动监控系统，实现市县两级 24 小时联动、岸线码头管控全覆盖。

地处长江中上游分界处的宜昌，遍布长江、清江流域的入河排污口多达 1973 个，多年里任意排放，污水横流，在长江大保护启动以来，宜昌先后制定了《宜昌市长江、清江入河排污口分类整治工作方案》等配套方案，经过溯源核查，分类整治，编制完成了《宜昌市长江、清江入河排污口基础信息档案》，做到“一口一档”。所有的重点排污企业、污水管网、污水厂、入江排口等水质水量，尽在掌握之中。目前已有 1366 个入河排污口完成整治，污水再也不能任意进入江河，长江、清江的水质明显得到好转。应该说，在上游各地的共同努力下，长江部分地区的水质已达到二类。

三

鱼儿最能感受到水的亲和。

江中的水生动物们所获得的安全感、幸福感与人类共享。

长江湖北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处，聚集了一批年轻的科技人员，他们有的师出名门，为著名水生生物专家的弟子，有的实战多年，对中华鲟的自然繁殖群体及其栖息地和产卵场等有过长期的专门研究，同时对白鲟、长江鲟、长江江豚、胭脂鱼等珍稀水生生物以及“四大家鱼”等经济鱼类的栖息地也一直倾心关注。

他们说，葛洲坝水利枢纽建成后，长江中华鲟繁殖群体被迫滞留于坝下江段，形成了新的产卵场，该产卵场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华鲟唯一已知稳定产卵场（虎牙

滩江段亦发现有偶发性产卵场)，也是中华鲟繁殖群体的主要栖息地，对中华鲟的物种延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在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办公室里，一位年轻人铺开一张长江中上游的地图，我顺着他的指点，看到一处处黄色绿色的标记，那里记载着鱼类的生存状态。

他指着葛洲坝下的河段说，那一片正是在中华鲟核心保护区，那里有一座始建于1958年的油库码头，是鄂西地区规模最大的成品油基地，是为武陵山地鄂西供应油品的重要码头，但码头所在的王家河江段却是中华鲟洄游的必经之路，也是江豚重要的栖息地之一。

为了给中华鲟、江豚畅快洄游“让路”，2017年开始进行油库码头的有序关停，历时近四年，这座庞大的王家河油库码头被完全拆除关闭，占地19.4万平方米的油库整体外迁至枝江新油库。那里的新油库采取了一系列科技环保的修建方式，充分考虑了对江河山川的影响，而被拆除的王家河一带建成绿树成荫的江边公园。

正是在这绿树红花的江边，流连忘返的宜昌市民发现了“江豚的微笑”。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一位年过六旬的摄影爱好者于2019年以来，多次拍到了江豚在江中戏水逐浪的场景。人们发现，现在至少有两群江豚已经在西陵峡口定居，不久前一头江豚妈妈经过十月怀胎，还生了一只可爱的小江豚。经过科技人员进一步考证，确有两个江豚族群生活在西陵峡口的西坝和胭脂坝一带。

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曾在古称夷陵的宜昌为官，他曾留下“西陵山水天下佳”的千古名句。西陵峡为长江三峡最长的峡谷，西起屈原故乡秭归的香溪口，东止宜昌南津关，全长76公里，大峡套小峡，峡中还有峡，其中兵书宝剑峡、牛肝马肺峡、灯影峡等举世闻名，还有著名的新滩、崆岭滩等险滩，曾经水流如沸，咆哮翻滚，经过川江航道的多年治理，特别是葛洲坝、三峡大坝水利工程建成，高峡已成平湖，但坝下向东仍有30多公里河道保留有从前的风貌。让人们惊喜交加的江豚正是在邻近宜昌城区的这一带江中再现，说明近几年有关“长江大保护”的一系列“壮士断腕”之举真正取得了成效，鱼儿又有了家。

中国是长江江豚的故乡，先后建立了数个保护区：江西鄱阳湖生态保护区、湖北洪湖保护区、安徽铜陵保护区、江苏镇江豚类保护区及湖北武汉水生生物研究所。在宜昌，我从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的专家们那里得知，2017年的长江江豚科学考察结果显示，长江江豚数量约为1012头，种群极度濒危。目前，江豚种群数量大幅下降的趋势得到遏制，但其极度濒危的状况并没有改变，依然严峻。

人们热切地关注着，继2017年之后，第4次长江全流域江豚科学考察今年9月19日在武汉正式启动。这是长江实施全面禁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

颁布施行后，首次开展长江流域物种系统调查。本次科考将全面掌握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分布和栖息地环境现状，进行整体评估分析，为制定更有针对性的长江江豚保护方案提供依据。

在宜昌采访的日子里，我们沿着长江行走，一次次领略全域复绿的沿江绿道，曾经的生态“疤痕”已化为山水之美。之后的有一天，我们来到西陵峡口，登上了灯影峡侧的石牌岭，就在这片山岭之间，1943年5月21日至6月3日，进行过中国军队对日本军队以弱胜强的一次著名战役。数万人搏杀于此，为的是守护江河，当年的将士们在大战将临之际祭天盟誓：“保卫我祖宗艰苦经营遗留吾人之土地，名正言顺，鬼伏神钦，决心至坚，誓死不渝。”

我与同行的宜昌诗人毛子一行站在布满铁锈的炮台前，山风习习，树枝摇曳，那沉默的山石间埋有将士们的忠魂，他们日夜守护着山下那条已由浑黄变为碧绿的大江。我说毛子，你应该为石牌写一首诗。他脸上汗迹斑斑，说我早就写了，几年前发表在《诗刊》上，标题是《在石牌抗战遗址》。我请他读给我们听听，读给石牌听听，还有山下的大江，以及大江里的江豚和鱼儿们听听。

江水夜以继日
而青山
还在固守……
我对四周的青山说
——请把这份负重的清单
护送到明天吧
……

护送到明天吧，我们的母亲河，天地神奇造化的长江，以及江中的万千生灵。西陵峡口的江豚家族，祝你们平安，祝你们兴旺。

（原载《人民文学》2022年第12期）

大白鹅的冬天

刘亮程

冬 天

雪地上没有鹅的脚印，以为它在窝里没出来。我提着一壶开水，烫开水盆里的冰，又烫食盆里的苞谷榛子，这是给鹅和猫狗的早餐。

这时听见鹅在前面“鹅鹅”地叫，声音翻过积着厚雪的屋顶落下来。我放下水壶过去，见鹅在松树下没雪地方站着。雪被茂密的树冠兜住，松枝都压弯了，树冠下落了厚厚一层松针，看上去比别处暖和。

它看着我又叫了两声，嗓门宽阔有力，像在空中打开一扇门。我赶着它去进食。地上的雪没扫，它好像眼盲了，认不得路，跑到两排松树间的大道上，头顶到院门才知道走错了，又掉转回来。我紧追几步，它扇动翅膀跑起来，一副要飞的样子。我真希望它飞起来，飞得找不见，我们也不用每天操心喂它，它也不会每天受冻。但这冰天雪地的，它能飞到哪里？南飞的天鹅和大雁，早在三个月前就飞走了。那时一行行的雁群飞过书院上空，大白鹅时常仰头朝天上叫，翅膀张开助跑一段，想要飞起来。我妈说，白鹅的翅膀该剪了，不然会飞走。

但一直没剪。那时它吃得肥胖，走路都费劲，怎么可能飞走。顶多有飞的愿望吧。如今它已经瘦得剩下一堆羽毛了。它跑起来，翅膀展开，真像要飞起来的样子，却一头撞到雪堆上，整个身体陷在深雪中，张开的翅膀被雪托住。

我把它抱出来，放地上撵它走，看它的红爪子踩在雪里，整个肚子蹿在雪里。我都能感觉到它的脚冷。

到了食盆旁，看见一小堆绿韭菜叶，它使劲啄食起来。那是金子昨天拿过来给鹅的。它卧在雪里吃菜叶，把冻红的脚丫子捂在肚子下面。它能暖热自己的脚丫子吗，下面全是冰雪？我给它在地上铺了纸箱板，又铺了松针和树叶，希望它站在上面脚不会太冰。它不领情，固执地卧在纸壳边的冰雪中。

我真担心它过不了冬天。每天一早推开窗户，我最想听见的就是大白鹅的叫

声。只要它叫一声，我便放心了。它似乎知道我在这时醒来，它在松树下叫，叫声翻过两栋房子的屋顶和积了厚雪的菜地，传到我耳朵。

寄 养

这是它跟我们生活的第一个冬天。

去年冬天我们把它寄养在老郭家。4月，金子带着我妈从养殖场买了两只小鹅和两只麻鸭，养到8月开始下蛋，大白鹅的蛋又大又白，麻鸭蛋和它的名字一样灰皮麻点。那时它们跟鸡圈在一起。鹅整天扬起脖子，“鹅鹅”地撵鸡，哪只不听话就拿嘴啄鸡毛。它们成了鸡群里的老大。两只麻鸭个头比公鸡小，只能灰溜溜地待着，不和鸡合群，也不跟鹅混。

金子每天去鸡圈好几趟，喂食，添水，收蛋，每次收了鹅蛋鸭蛋，都高兴得跟小孩似的。鸡蛋给厨房，鹅蛋鸭蛋她存起来，排成排摆在篮子里，说要等女儿回来吃。女儿孩子小，刚几个月，说明年回来。结果几个鸭蛋放坏了，鹅蛋放到了下雪前。

天气冷了，我妈回沙湾过冬，我们也回乌鲁木齐住一阵，留下方如泉守院子。养了大半年的鸡鸭鹅就得处理掉。公鸡全宰了（真对不住公鸡），3只母鸡给厨师王嫂家代养。两只鹅和两只鸭子送到村民老郭家代养，说好下的蛋归老郭家，再给两袋子苞谷。到雪消天暖和，给王嫂代养的3只鸡死了两只。喂在老郭家的两只鸭子都死了，鹅死了一只，老郭不好意思，把收的4个鹅蛋和活下的一只鹅一起送了过来。

我们送去时雪白丰满的大白鹅，一个冬天瘦成了鸡，毛黑不溜秋，眼神也呆滞，不知道它在老郭家是咋活过来的。老郭家的鸡有暖圈。所谓暖圈，也就是个小房子，夜晚能挡风而已。不过，老郭家的几十只鸡和我们的鸭鹅挤在一起，每只鸡鸭鹅都是一个小暖袋呢。鹅在它们中间，是一个大暖袋吧，它们依靠着互相取暖。但是那两只麻鸭和一只鹅，还是没有熬过冬天。

春 天

转眼又到冬天，圈里养肥的鸡又要宰掉（又对不住鸡了）。鹅再不敢往老郭家送。本来要和鸡一起宰了，后来还是留下来。大冬天鸡窝空空的，看着都冷。鸡到另一个世界避寒去了。鹅留下来，它独自承受着满圈满院子的寒冷。靠院墙斜立的

两块工程板下面，是金子给鸡和鹅做的下蛋窝。现在一个成了鹅过冬的窝，里面铺了厚厚的麦草，另一个被黄狗星星占了。那个两头通风的窝，其实只比露天稍好一些，能挡住西边来的寒风。年前几天降温，我们又要回城里过年，大白鹅和猫狗托给王嫂家喂养，她老公每天过来烫一盆粗面，大伙一起吃。猫不用担心，能捉到老鼠。狗也不用操心，它们总能弄到吃的，前年冬天我们回到书院，见牧羊犬月亮在松树下守着大半只羊，肯定是从村民家偷来的。去年书院后面住的老张说，他宰了猪，猪头挂在仓房，想着过年吃，结果没有了，顺着雪地上的印子一直追到我们院墙上的水洞，肯定让我们家大狗叼来吃了。金子说，确实看见月亮吃剩下的半个猪头。我们也不养猪，没法赔一个猪头给老张，只能说句对不住了。这些年几条狗给我们惹了多少事情，月亮大前年把村委会烧锅炉的老王咬了一口，老王几年前打过月亮一棒子，记仇了。金子开车拉老王去县医院打了狂犬病疫苗。今年7月小黑和星星在山后的麦茬地咬死了村民的4只羊，让我们赔了6000块钱。现在我们把院墙上狗能钻出去的洞口都堵住，它们再不能出去惹祸，也不能在夜晚爬到坡顶的草垛上对天吠叫了。回城前我把秋天菜园里掰的苞谷棒子在鹅常去的松树下放了一堆，又在它的窝边放了一些，鹅会自己啄食苞米粒。只要有足够的吃食，它便能抗住寒冷。在城里我还常打开监控视频，看见猫和狗围在食盆旁，看见大白鹅在雪地上踱步。年后回来，车开到大门口，月亮、星星和小黑都在门里面守着，它们能听出我的汽车声音，当车开到公路拐弯处，离书院大门还有上百米的地方，它们就闻声往大门口跑。我下车开门，3条狗亲热地往身上扑，金子把带来的狗食分给每条狗。大白鹅站在松树下叫，它瘦了一大圈，见了我们，它张开膀子像要飞过来。两只黄猫不见了，方如泉说猫到别人家混吃的去了，过几天来院子转一趟，可能见我们没回来，就又走了。我去鹅的窝里看，给它留下的苞谷棒子才吃了一半，地上扔着4个鹅蛋壳，我们离开的二十多天里，它下了4个蛋，可能都自己吃了。金子说，鹅不会吃自己的蛋，肯定是星星和小黑偷吃了。我拿着鹅蛋壳，大声审问小黑：鹅蛋是不是你吃了？又审问星星。两条狗都一脸懵懂，装糊涂。我猜想肯定是星星偷吃的。它住在鹅旁边，可能就是盯上了鹅蛋。鹅下一个它吃掉一个，把空蛋壳留给我们。不过也都没亲眼看见。吃就吃了吧。早晨我烧一壶开水提过去，鹅已经在食盆旁守着。我用开水烫开水盆里的冰，再把冻硬的饲料烫开。鹅的嘴伸进水里，边喝边拿喙戏水。它吃好了站在墙根，一只脚抬起，过一会儿又换另一只脚。水泥地太冰冷。我给它铺的纸箱板扔在一边，它还是不知道站上去，可能它的蹠已经冻木了。回书院的第二天一早，大白鹅踱着步从前面过来看我们。我给它撒了些芹菜叶子，它一个月没见绿叶菜了，低头啄一口，高兴得仰起头来。中午金子见鹅卧在窝

里，她关好圈门，过一阵听见鹅叫，金子说鹅下蛋了，让我赶紧去收。我出门看见星星也朝鹅叫的地方望，小黑也朝那里望。看来都在等鹅下蛋。这让我有点不确定是小黑还是星星在偷吃鹅蛋。我指着星星又指着小黑，狠狠地骂道：再偷吃鹅蛋把你们送人，不要你们了。星星知道我在骂它，夹尾巴躲一边。小黑一脸愁相，我又觉得冤了小黑。到窝边时，鹅的样子把我逗笑了，它伏在窝里，整个头和脖子贴在草上，一看就知道它在本能地躲藏，不让我看见。我拿专门收蛋的长把木勺拨开它的屁股，它扭转屁股护住蛋。我还是把一只大白蛋舀在木勺里拿了出来。鹅见自己的一个蛋被我收走，眼睛圆圆地瞪着，鹅没有表情，但它肯定有心情。它的心情会跟农人失去一年的收成一样吗？或许它已经习惯自己的蛋被人收走。它回到书院就开始下蛋，已经下了十几个，我们没有留下一个让它孵育出孩子。这样想时竟生出些人的伤心来。鹅会不会伤心呢？晚上听见鹅在窗外叫，天黑好一阵了，它不去窝里睡觉，在转啥呢？或是它想要跟我们说啥？我出去查看，外面很黑，院子里没安灯。白鹅站在雪地朝我望，它的眼睛反着星光。也许是自己的光。我过去摸摸它的脖子，它转过身，沿着菜地边我们踩出的雪路一直走到小柴门旁，回头叫了一声，像是跟我打招呼，然后回它的圈里去了。我冻得浑身发抖，回到暖和的屋子里时，想到鹅也回到它两头透风的工程板下的窝里了。它只能把自己的羽毛当暖屋，把裸露的蹠捂在肚子下面，把喙伸进羽毛里。我又听到鹅叫。它的叫声在半空中打开一扇门。我从二楼窗口看见它在屋后果园觅食，个别处雪已经化开，露出干黄草地，它不时低头啄食，不知吃到嘴里的是什么。中午我扛铁锨到前面的玻璃房墙根疏通积水，屋顶融化的雪水，积在墙根的水槽里，一半是冰，我拿铁锨敲开一个小水槽，让水往下流。每年都要干这个活，其实不去干，过几日水槽的冰全化开也就疏通了。但还是去干，人等不及季节。转回到餐厅前见鹅在草莓地觅食，以为它在吃露出的绿色草莓叶子，却不是。它在化了一半的雪下面，找见先露出的细草芽，它啄食草芽时把冰粒也一起吃进嘴里，嘎嘣嘎嘣的响声，像一个孩子在咀嚼糖块。

夏 天

被厚雪覆盖了一冬的院落，在一个早晨突然暴露出来，几件我们以为丢了的农具自己跑出来，它们倒在地上，在雪中睡了一个长冬。天暖得很快。金子在集市上买了5只小鹅，丢给大白鹅带。大白鹅显然喜欢小鹅，但小鹅怕大鹅。毕竟不是自己的亲妈。这些小鹅有亲妈吗？可能没有，它们在孵化场破壳而出，从没被大鹅带过，见了只有害怕。我妈在院子里用纸箱围了一个小圈，喂草喂水。晚上把小鹅装

纸箱拿进屋里。除了怕被猫和狗吃了，天上飞的鹁子也会叼走小鹅。书院这一片至少有七八只鹁子，每日在树梢盘旋，捉鸽子和鸟，经常有鸽子被鹁子吃了，在地上留一摊羽毛。那天我还救下一只鸽子，它被鹁子一翅膀拍打下来，鹁子紧随其后，眼看叼住了，我大喊着跑过去，牧羊犬月亮，还有星星、小黑也叫着跑过去。鹁子一侧身飞走了，受伤的鸽子也扑腾着飞到树上。新买来的小鹅，要先拿去让月亮、星星和小黑看，给每条狗说这是我们要养的鹅，不是野生的。狗都懂事，见人和鹅亲近，就知道不能咬它，咬了挨打。第一只小猫带来时给月亮和星星做了介绍，如今猫和狗成了院子里最亲近的朋友。冬天两只小猫和两只大猫，和小黑一起抱团取暖，小黑每晚卧在门口的地毯上，两只小猫钻进小黑怀里，两只大猫卧在小黑背上，小黑一动不动，搂着它们度过寒冷冬夜。一天早晨金子拉开窗帘，说大白鹅也和小黑挤在一起了。今年夏天小外孙女知知来到书院，也是先带到几条狗跟前，让它们认识。狗看我们对小知知好，就知道不能对她不好，见小知知过去就远远躲开，生怕不小心碰着小朋友。知知不怕狗和猫，追过去抓。但害怕大鹅，它会追着叨知知。我们买的5只小鹅活下来3只，如今已经是大鹅了。我妈依旧每天坐着她的电动车牧鹅。它们认下我妈的电动车了，跟着到前面草坪上去吃草，到后面果园去吃草。鹅胆小，只去我妈带它们去过的地方，不敢往远处跑。那只大白鹅呢，在坡上果园的狗洞里坐窝了。去年夏天大白鹅坐过一次窝，它占着鸡下蛋的窝，用嘴把自己的羽毛撕下来，垫在窝里。它下了一个蛋，一直捂着。隔天又下了一个。它要把两个蛋孵出小鹅。可是，我们这里的气候凉，小鹅长不大天就冷了，怕过不了冬天。金子把它的蛋收了，它还是坐窝不走。中午金子看见鸭子凑到鹅身边，嘴啄鹅的脖子，在说话。过一会儿，鹅起身走开，鸭子急忙跳到鹅窝里，下了一个小麻蛋。然后鹅便捂着麻鸭的蛋不放。我妈说，鹅和鸡一样的，到了坐窝时节，给个石头蛋都会捂住不放。金子说，大白鹅去年没抱上小鹅，今年就让它抱一窝吧。我以为她只是说说，我出了趟差回来，没见到大白鹅，问金子，说已经坐窝12天了，再有18天小鹅就出来了。金子把果园水塘边的狗窝收拾出来，用我们家的7个鹅蛋，换了村民家的7个蛋。他们家的母鹅有公鹅交配，下的蛋才能孵出小鹅。我带着小知知趴在门洞看，鹅卧在自己用嘴拢起的一小堆麦草上，眼睛朝外看我们，可能已经忘了我是谁。金子在门口放了一桶水，还满满的。我让知知在鹅窝旁等着，我去菜地薅了一把鹅喜欢吃的野萹筍，扔到它嘴边。它只是啄了两口，又专心孵它的蛋了。我妈说，鹅和鸡一样，孵蛋的时候不吃不喝。到了小鹅该出壳的那天，金子和厨师去看，只孵出来3只小鹅，其他4只蛋都坏了。小鹅只是啄开了蛋壳，身子还在里面挣扎，金子把其余的蛋壳剥了，这个事本来是大鹅做的，它会拿嘴啄蛋